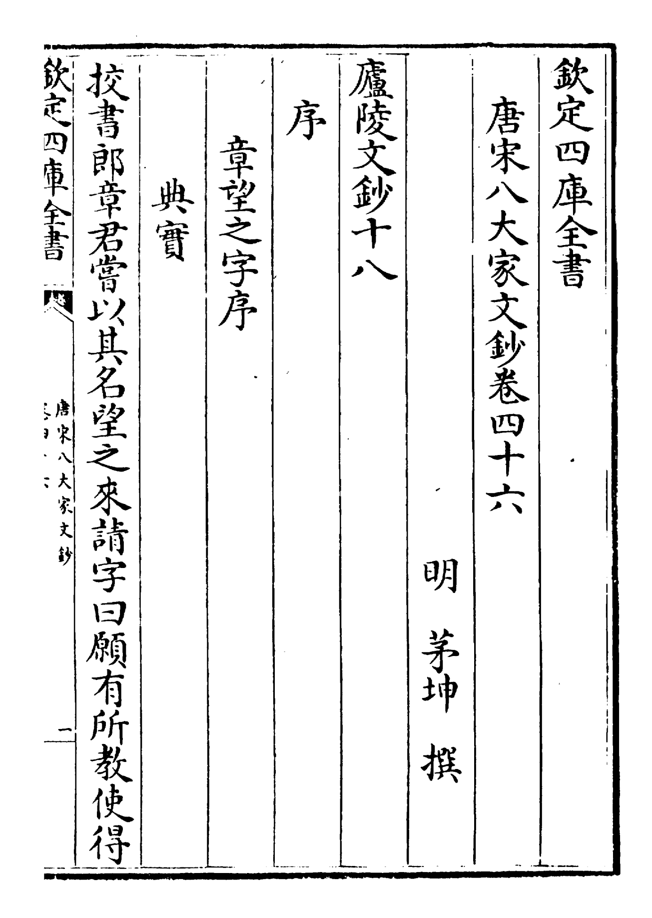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六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十八

序

章望之字序

典寶

挍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

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為首容珮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寛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

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克于内德不倘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隋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

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内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易焉第因其

志廣其説以塞請

張應之字序

思入細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為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

虚而為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簨簴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静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為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葢容以言其虚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隠厚學

優道克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為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嚮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為吏于此羣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為序以易之

亦自中法度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

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葢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

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朂其成焉

送王陶序

說經之文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葢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

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

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嘗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

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嘗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公極好為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

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

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顔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歳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

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葢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

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楊寘序

此文當肩視昌黎而直上之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

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

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于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别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以宋秘書起宰相家世胄而以難易立論似有深淺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

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

於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於人既長學問好古為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

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為之序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有逸趣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

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甲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貌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

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廖倚歸衡山序

韓昌黎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州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

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遊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産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曾鞏秀才序

既重曾鞏文不放口許曾鞏正是名公送秀才文

字法家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䊢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噫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

其久而不思草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槖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

者可以弔有司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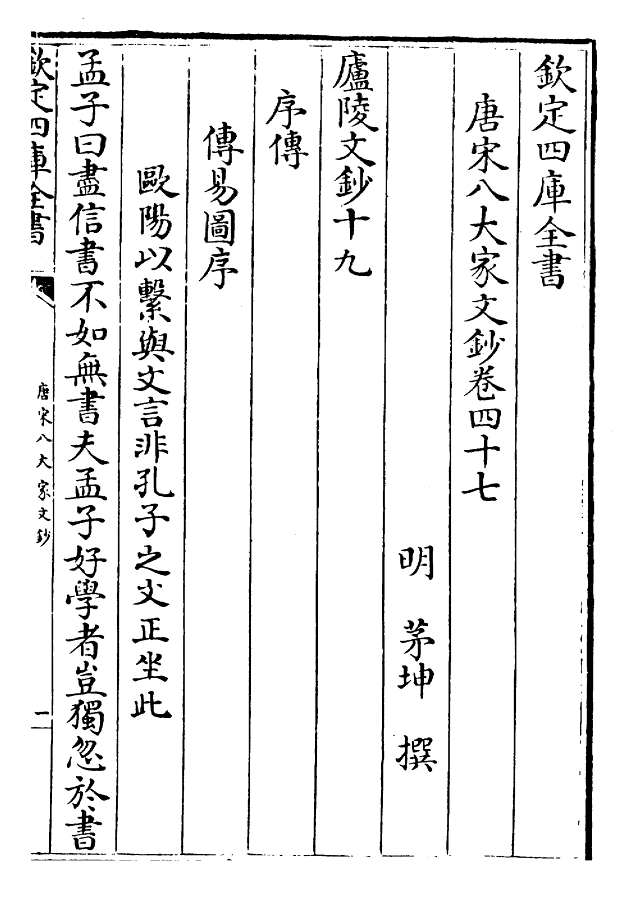
風韻跌宕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

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絶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嵗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子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緑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

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葢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七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十九

序傳

傳易圖序

歐陽以繫與文言非孔子之文正坐此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

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而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邪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

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

春秋先言何爲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于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賛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

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為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絶非世常言無為

有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説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設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

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説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于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詩譜補亡後序

公於詩譜補亡非獨見公之潛心六藝之學又可并見公之不没鄭氏之善如此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没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

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

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

有四國而其次第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先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

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刪正黄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

之具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

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益命有長短禀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内者於是息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内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内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

次養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黄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説專於養内多竒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證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黄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

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韻總序

字學所係甚小歐陽公立意恰好出脫自家門面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

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葢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

形曲直毫釐之别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有其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者之於髮績者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

乎陰陽地理黄帝歧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聿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孫子後序

序聖俞注孫子故其議如此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皡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皡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

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

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排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然儒者也後

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續思潁詩序

前輩風韻自在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潁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强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

曰乞身當及强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葢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葢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葢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

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寛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頗連彊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為思頴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

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强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

禮部唱和詩序

雖文之小者亦好與致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絶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

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紬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

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

集古錄目序

歐公之好言如此近覽王廷尉古書畫題跋亦煞有歐陽公風致然亦以有力而彊故能如此耳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

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
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
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
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
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
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
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

至古文籀篆分隷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逺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

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葢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桑懌傳

此本摹擬史遷惜也懌之行事僅捕盜耳假令傳史記所載名賢豈止此耶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

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過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劒以往殺數人縛其餘

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滁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僞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

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撿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撿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撿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栅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効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

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餧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

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分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

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巳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巳余懸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劒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

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

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六一居士傳

文旨曠達歐陽公所自解脫在此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

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

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

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葢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强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禄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凞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八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二十

記

仁宗御飛白記

文不用意處却有一片渾雄冲澹精神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閲書于

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于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

從容于翰墨之娛而余于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于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于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

賜書之所在也

御書閣記

叙事類太史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宫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煉藥于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閲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

火燭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宫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説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于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于世二家之説皆見斥于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非死生性命所

持之說相盭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于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靜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𡨋深不可質究則常以淡泊無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揺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于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歷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修記

相州晝錦堂記

治女之文令人恍眼而最得體處在安頓魏國公上　以史遷之煙波行宋人之格調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

自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于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葢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于一時出于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

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葢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于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

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于是乎書

晝錦題本一俗見而歐陽公却于中尋出第一層議論發明古之文章家地步如此

荆川曰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于正此反題格也

有美堂記

胸次清曠洗絶古今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葢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寛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

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葢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于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

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盖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賔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于所取有得于此

者必有遺于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荆川云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絕

峴山亭記

風流感慨正是峴山亭文字與孟浩然峴山詩並絕今古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葢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葢于當世矣至于風流餘韻藹然被于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葢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于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甞登兹山慨然語其屬以

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于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于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熈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

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禄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于予予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于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

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于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荆川云此篇與東園記同體皆引故事畧用自語點化

李秀才東園亭記

先本之以風土之㾓纖之以登遊之舊以感園之廢興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

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于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葢于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于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産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

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内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庳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搆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

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于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之漚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于隨哉

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荆川曰此文直說下去入題處不用收拾為人作一園記直從郡國說起是何等布置

泗州先春亭記

記先春亭却本堤次之以賓客之館而後及亭以周單子之言論為案所謂以經飾吏治歐陽公之文亦然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于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于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賔客之至者有禮于

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廪于此于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于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葢城郭道路旅

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令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灾而及于賔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令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唐荆川曰此作雖亭記而記堤爲詳重其大者也作亭既不詳故不解先春之意

真州東園記

有畫意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

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賔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揺而下上其寛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之晦㝠風雨鼪鼯鳥獸之嘷音也吾于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葢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

而遂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于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

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海陵許氏南園記

爲南園記而特本其世孝一節立論此其文章一地位可法處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淛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

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圃誠不足施其智而于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

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獘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令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顔色所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

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弟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于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蔽葢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廵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

以望而見者若廵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廵撿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于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絡繹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崪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賔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

辭而刻之云

菱溪石記

事雖不甚緊要却自風致脩然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于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

謂苻溪者詢于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𤓰名以苻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于富貴之佚欲而然耶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

也乃以三牛曵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于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生平志氣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烟零落至于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唐荆川曰行文委曲幽妙零零碎碎作文歐陽公獨長

浮槎山水記

風韻脩然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

之于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説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録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

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于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予于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于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于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于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

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令李侯生長富貴厭于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于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于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于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游儵亭記

奇文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于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令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

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葢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于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鯈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伐樹記

借莊周之言而參之以客對發其感慨

署之東園久弟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為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啟曰園有槥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

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

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耶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

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其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材者死不材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具言而記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八